

《贵州少数民族古歌系列》编委会 编
本书主编 王继超 陈光明

彝族古歌

(上集)

山
石
田
水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苗族文学卷

彝族古歌

佘石田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苗族文学卷



彝 族 古 歌 (上集)

平
 百
 叶
 勿

《贵州少数民族古歌系列》编委会 编
 本书主编 王继超 陈光明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彝族古歌. 上: 彝汉对照 / 王继超、陈光明主编.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3.6

(贵州少数民族古歌系列)

ISBN 978 - 7 - 5412 - 1574 - 2

I. 彝… II. 王… III. 彝族 - 民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古代 - 彝、汉 IV. I276.29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6539 号

贵州少数民族古歌系列·彝族古歌(上集)

王继超 陈光明 主编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经 销	贵州省新华书店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1
印 刷	贵阳德堡快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51.5
字 数	1000 千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8.00 元(上下集:376.00 元)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贵州少数民族民歌系列”编委会

顾问：许明 彭晓勇 唐流德

编委主任：宛志贤

编委副主任：吕凤梧

选题策划：宛志贤

编委成员：许明 彭晓勇 唐流德

宛志贤 吕凤梧 胡廷夺

陈光明 郭堂亮 杨成星

《彝族民歌》

主编：王继超 陈光明

审稿人：禄文斌 余克 黄平

张和平 余宏模 李平凡

王子尧 陈世鹏

出版前言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其中有 17 个世居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艰苦创业,生存发展,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绚丽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历史上交通闭塞及其他社会原因,他们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多数都保有自己的语言,有的还有自己的文字,其他珍贵的文化遗产也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浩若烟海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便是其中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古歌更是宝中之宝。新中国建立以后,不少专家学者搜集记录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有的已经整理翻译出版,引起国内外学人的注目;有的也译成外文出版;有的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价值可以想见。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日新月异的大进步大变化时期,世界也变成“地球村”,各种文化的交流融汇日益频繁,外来文化的冲击日甚一日,不可抗拒,作为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正日趋衰微,甚至后继乏人了。因此,抢救、保护、继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使之古为今用,为建设和谐友好的民族大家庭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已成当务之急。近些年来,由于专家学者的积极呼吁和倡导以及国家的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既给予财力支持,也有法律和政策保障,贵州省率先制订了《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并公布施行。在这大好形势下,肩负民族图书出版任务的贵州民族出版社,在民族干部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几年前开始策划出版“贵州少数民族古歌系列丛书”。现在,经过多方努力,苗族(中部方言)、布依族、侗族、彝族四个民族的古歌已经编辑定稿,将陆续出版发行,以飨读者。

何谓古歌?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和自己的理解,作了如下简单的界定:古人以自己熟悉的语言和方式反映当时的社会思想和生产生活的诗歌创作。传统的诗歌对各句字数及整篇格律的要求较严,有的要配曲歌

唱,有的高声朗诵或低声吟诵,都有一定节奏,不像故事传说那样长短自由、高低随意,有的还有禁忌,只能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演唱,如此等等。至于“古”,那也只是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无法断定其具体年代,只能从其内容推断不是现当代的作品。有的可能已有上千年甚至几千年,有的则可能只有一两百年,这须对每个作品作具体分析研究。总之,这些古歌原先都是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口耳相传,并且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直到有文化人用汉字或本民族文字记录成书,初步定形。这些手抄本多年以后便成了文献,而文献也多无作者姓名及创作时间。但是,这些文献也只不过是一种书面版本,不同的口本还继续在民间流传。有古老文字的彝族古歌是这样,对有新创文字的苗、布依、侗等民族更是如此。

本系列各族古歌的内容,都有一个世界性的共同主题:创世纪。关于天地日月的形成、洪水泛滥、人类及万物的诞生等等都有相似但不相同的说法。其相似性反应了人类童年时期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并作出了天真幼稚但充满想象力的解答。这可能由于人类都有过某些相似的经历,或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它的不同则是由彼此有别的哲学思想及生存环境和其他文化特质所决定。比如在日月的形成上,布依族古歌说:德罡把天地撑开后,天地是黑暗的,他把一个眼珠放到天上变成太阳照白天,又把一个眼珠放在天上,变成月亮照夜晚……苗族古歌则说:天地有了但没有日月,天黑地暗,无法生活。鲍公、雄公、丘公、当公等多人,千辛万苦地到东方去把金银运来,经过12年的努力才制成12个太阳12个月亮。又经历多次失败,前赴后继,绝不气馁,最终才把日月运到天上。前者反映了牺牲个人、造福人类的伟大精神,后者则是群策群力、团结奋斗、劳动创造世界的颂歌。这些思想各有自己的闪光点,难能可贵,值得哲学家们去发掘和研究。

此外,还有描述祖先迁徙的,有祭祀神灵祛灾祈福的,有反映婚姻爱情的,甚至细到造字、造屋、造船、造酒等等,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十分丰富。这些内容丰富、哲理深邃的古歌是各民族古代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了解和研究其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古歌是文学作品,诸多内容都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过去的研究者因未见原文或不识原文,多从汉译文入手作外部的研究,很难涉及文学内部的结构规律、表现手法、语言艺术等,更无法了解语言词汇所蕴

出版前言

含的历史文化内涵。为了满足通晓本民族语文读者的需要和向研究者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我们郑重推出这套原文与汉译文对照(有的还有逐字逐句的对译)的版本,衷心希望有志于此者,能够很好地利用它们,为宣传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感谢各方人士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为本丛书提供资料和搜集记录,整理翻译者中有不少人已作古,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并以此书向他们表示由衷的纪念。

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宏大、内容精深的丛书在我们是首次,由于版本的不同及流传过程中的遗漏,加上经验缺乏,成书难免有误,请大家批评,请读者指正!

编 者

2010年5月12日

彝族古歌“咪古”导读

彝族古歌“咪古”，无论彝文献记载还是从口碑传承，都极其丰富，历来被文学艺术界所关注，在文字史料相对不足的前提下，彝族古歌又成为学术界所搜集和研讨的历史学资料。什么叫彝族古歌？没有公允的定义，大致说来即是古代彝文献所记载和口头流传下来的彝族民间诗歌。其在文献中，如同卷帙浩繁的彝族史诗一样，以诗的形式存在，有“诗”而无“歌”；其在民间口碑传颂中，则是“诗”和“歌”的统一，词和曲的高度和谐，生动活泼地得到展示。

怎样理解和诠释“咪古”，颇费心思。“咪古”即是彝语“腮咪”和“洪古”的缩称，用彝语理解“咪古”似觉不难。“腮咪”在“咪古”中的主管神，彝谚称为“腮色吐足佐，布燮举奢哲”；“洪古”在“咪古”中的主管神，彝谚称为“洪色舍啻蒂，恒以阿买妮”。“举奢哲”和“阿买妮”等，在古代彝族诗文论中被视为诗圣，由这些诗圣所掌握和传授的“咪古”是彝族古歌中的精品，常被称为“祖乃摩杰”，意为“具有君王礼仪内涵的古歌”，可见“咪古”是彝族古歌中的极品，是各种歌词的总汇。有学者主张，把“咪古”当作彝族“文史”来理解，也不无道理。总之，用汉语文准确翻译“咪古”，确实很难。

彝族古歌“咪古”的起源很早，至迟可追溯到“洪水泛滥”时期。据彝文献记载和彝族民间广泛的神话传说，早在彝族先祖笃慕时代，彝族就有专门的歌场。笃慕在天帝“策举祖”的撮合下，在“贝谷恩嘎”这个地方设立歌场，与北斗星、南斗星、北极星之三女因对歌而结为夫妻，生下六子，史称“六祖”。彝族所说的“洪水泛滥”时期，即是西南历史上的蜀洪水时代。据中国社科院彝族历史专家易谋远先生研究，“笃慕”即“杜宇”，因避洪水而退居鲁阴之山（乌蒙山区），开疆拓土，开始了彝族历史上的笃慕时代。所说天帝“策举祖”，是神话的表述法，实则指与笃慕族

群为邻的古人部落首领。所谓笃慕与“三星女”成婚,也就只能理解为笃慕娶了三个部落的女子为妻,表明那是一夫多妻制盛行的时代。“贝谷恩嘎”在今云南省会泽县与东川市间东川一侧的——碧谷镇(村)一带,是彝文文献和彝族传说中时常出现的古地名。实则,“洪水泛滥”前彝族先民居住在成都平原的蜀地时,就当有古歌的存在与流传了。

笃慕时代,有很多著名的歌师,如额索就创立了“诺讴”、“恩洪”、“恩咪”、“细沓把”、“摩久”等歌种及仪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祖”在乌蒙山区分支以后,武、乍两支向分支地的西南发展,成为滇中、滇西、滇南广大的彝族先民,糯、恒两支则向东北迁徙,成为川西南彝族的先祖,布、默两支往东南移动进入今滇东和黔西北,繁衍成为贵州彝族后世所称的德施氏和德布氏两大系统。因“六祖”的分支与迁徙,导致了彝族古歌“咪古”的流变,各地彝区对“咪古”的理解及其内容、名称的界定不尽相同,使“咪古”这一彝族古歌的精品不被大众所了解。事实上,蜚声国内外文坛的云南石林彝族的《阿诗玛》和四川凉山彝族的《妈妈的女儿》,都属“咪古”的经典之作。

梳理彝族古歌“咪古”的传承脉络,整个彝族君长制时代和土司制时代,“咪古”均有分区域的发展,集大成于明清之际,构成了浩如烟海的彝文献作品留传下来,并作为彝族地方政权所倡导的人生礼仪,成为彝族古文化遗产的瑰宝。在今贵州地区,清康、雍年间持续不断的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造成了彝族古歌“咪古”创作上的停滞乃至大量散失。此后的“咪古”散存于各类相互传抄的文献古籍中,几乎没有新的文字佳作,与此同时,传统文化的逐渐衰落又导致彝族文字仅掌握在彝族经师“毕摩”手中,“咪古”的传承方式以民间的口碑为主,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口碑的传颂还显得非常活跃,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之世。

据 20 世纪 50 年代在民间所搜集的材料看,古歌“咪古”分布地域主要在古水西、古乌撒、古普安地区传承,古水西地区大约涉及今大方、黔西、金沙、毕节、纳雍、织金、六枝、普定北部和水城南部,古乌撒地区指今威宁、赫章两县及毕节、水城和云南宣威部分,古普安包括今盘县、兴义、兴仁、普安、晴隆等县及水城县部分。这些地区的古歌“咪古”呈点状分布,被人们泛称为“老古礼”,多数地区以怀古的方式残留在民间婚嫁,丧葬及节日活动的礼仪中,仅是有别于同区域的他族习俗的点缀而已,是民族心理意识的表露。总体而言,盘县普古、威宁、水城、赫章大部

地区,毕节龙场营一带,有系统完整的保留和弘扬。在古乌撒部辖区今威宁、赫章两县结合部地区,称“色翁梁子”,为著名的乌撒四大凉山之一,是贵州彝族的最大聚居区,被誉为是生长古歌“咪古”的地方,古歌的流传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每个彝族村寨都有歌手,还出现过一些歌手世家。许多著名歌手作古多年,其美名仍被人们所铭记。基督教在彝区的传播,“文革”的浩劫,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近三四十年来,随着民国年间出生的最后一代歌手的相继去世,使彝族古歌“咪古”成为濒危文化,渐次终止。彝民族已经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古歌“咪古”盛行的礼俗社会。

在传统彝族社会中,古歌“咪古”的传承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彝文字的抄录,可将古歌存于史籍之中,主要由“毕摩”来完成。其二是民间口耳相传,在不断加工、提炼中传颂,有许多即兴创作内容,主要由“摩史”和艺人来完成。彝族的“毕摩”和“摩史”,均为男性,是同源异流的关系,产生于原始社会,分化于彝族君长制衰落时代。区别在于:“毕摩”使用文字,凡事以书为据;“摩史”用口碑传颂,即兴加工。在实际传承中,“毕摩”同时可代替“摩史”职能。“摩史”在民间礼仪中,长期形成了不成文的性别分工,即在娶亲场合颂歌的“陆外”,在丧葬场合吟唱的“恳洪”,均由男性歌师担任,而在嫁女场合边唱边舞的出嫁歌,毫无例外由女性歌师来进行。作为一代彝族古歌“咪古”的歌师,从青少年时代起,在农闲之余,在礼俗教育场中,师从前辈高手,一生学艺,不图现代社会意义上的什么知识经济报酬,只为在特定的场合,展示自己的技艺而获得礼俗社会的认可或称赞,便觉得不枉此生了。在彝族民间,老人们常传说着几代前彝族歌师的故事,说某歌师能唱满“三把筛子眼”的歌,又说某歌师云游彝区数年,因最终找不到古歌对手而自杀,又说某女歌手因难寻情场的男歌手而终生未嫁。诸如此类,不外乎说明古歌“咪古”曾在彝族社会中的兴盛,又表明彝族社会对于民间歌师的推崇和敬仰。

彝族先哲、诗圣和歌王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作品,但古人留下的古歌往往只有一个个的作品,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作品分类,甚至连作者大名也难以查寻。在阅读和欣赏彝族古歌“咪古”时,我们常从“咪古”的具体作品在特定礼仪中展现,作其基本内容的概述,而不主张用外来的文艺理论去硬套。就古水西和乌撒地区而言,彝族古歌“咪古”可根据人生礼仪的进程,依次列出“曲谷”(情歌)、“阿买恳”(出嫁歌)、“陆外”

(娶亲歌)、“恳洪”(丧歌)、“曲姐”(玩歌)、“诺讴”(庆典)、“摩史”(庆典或娶亲歌)等等,均有文献记载。又有口碑传唱,在特定场合进行时,诗和歌结合,亦吟亦唱,每首诗都有对应固定的曲。以下略谈“曲谷”、“阿买恳”的基本内容,以助读者理解古歌“咪古”的特征。

“曲谷”,常被译为情歌,短篇直称“曲谷”,男女老少,只要懂彝语,皆知其意。长篇叙事歌,特称“走谷”。除歌手外,一般人通常不大明白其意。有时“曲谷”作动词用,如“我们去‘曲谷’”,意即“我们去唱情歌”,“曲”作声指音乐,“谷”作吟或唱理解。通常在农闲又无雨的夜晚,男青年约请女青年到野外的僻静处,燃起柴火对歌,直到天亮为止,就叫“曲谷”了。这表明,“曲谷”不能在家中或大众场合进行,违者被视为是无道德之徒而受惩罚。但在兴仁大山等地彝族社会中,可在晚上的寨中设歌场唱歌,寨中老少充耳不闻就行了。近年解放思想,观念转变,禁忌被打破,赫章珠市和威宁板底等地彝族聚居区,可在节庆或喜事时在寨中进行“曲谷”。

狭义理解“曲谷”的功用,它是古代未婚青年男女谈情说爱专用的歌。“曲谷”时,因间歇或嬉戏的需要,有一种用彝语表述的“白话”掺杂其间,一首“曲谷”一首“白话”,相互配合,妙趣横生。汉语在彝区使用后,又产生了“山歌”与“曲谷”的配合。“山歌”的词使用汉语本地土语,曲是彝族音乐,“汉词彝调”,是彝汉文化交流的产物。“山歌”的出现并与“曲谷”、“白话”的结合,使“曲谷”这种源远流长的彝族古歌别开生面、丰富多彩,称为“三叠式”。能在“曲谷”场中进行“三叠式”,被戏称为“老叫雀”,算是歌场老手了。

“阿买恳”是彝族古歌“咪古”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以性别划分的特殊部分。“阿买”直译汉语为姑娘,泛指女性;“恳”的译意有多种,原意、演意、转意均有。与“阿买”连起来理解,应作名词用,意即“女性的歌”,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女性文学,是就其词而论,把音乐考虑进去,就是“女性的歌”。结合它使用的场合理解,称之“出嫁歌”应当是最贴切的。“出嫁歌”内容涉及古今彝族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可按年龄分,也可按类别分。凉山彝族的《妈妈的女儿》、《阿依阿支》,贵州彝族的《放鹅娄纪》、《朴巧侯乌哭嫁记》等,都是“阿买恳”的名篇。

“出嫁歌”的演唱在彝族姑娘出嫁的晚上进行,并且是出嫁仪式活动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如果说“曲谷”是彝族姑娘的喜剧,那么“阿买恳”

是彝族姑娘的悲歌,尽管这种悲歌是民俗现象。“出嫁歌”一开始,就在悲伤和压抑的气氛中进行,并往往在悲恸的高潮中无可奈何地结束。届时,妇女们在嫁女家的“濯嘎”火坛前排成行,手拉着手,在两头领歌(舞)者的示范带领下以简单动作助唱,边舞边唱,凡愿者,老幼妇女皆可加入其中,在礼俗活动中受熏陶、学技艺,尽情倾诉古往今来的父女、母女、兄妹、姑嫂、姐妹之间感情和不自由婚姻所造成的哀怨与愤懑,可谓字字血、声声泪,整个婚嫁场中,无不为之动容伤感。歌舞到高潮,往往出现赛歌场面,老歌手们让学唱者洗礼之后,便找对手比高低了。不比则已,一比难分胜负,直至天明劝和为止,或相约再比高低。

从以上“曲谷”、“阿买恩”的简介中可看出,彝族古歌“咪古”与彝族人民的生活紧密相关,是源于过去生活、扎根于现实生活的民间艺术体系。所有“咪古”的内容,都能在彝族社会礼俗中找到其相应的礼仪载体,这便是其在彝族传统文化中世代承袭的缘故。然而,贵州彝族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使礼俗社会蜕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传统文化走向衰落,古歌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其沧桑的历史,几已迈向寿终正寝。

所有彝族古歌“咪古”,几乎以诗体的语言表达形式,出现在文献和民间口碑之中,并以五言为主体,间有长、短句掺杂。论歌词,古歌是彝族文学的鸿篇巨制;论曲调,古歌是彝族音乐的集大成;词与曲的合璧,则是彝族文学艺术的精典之作。

彝族古歌的又一艺术表达形式是三段式结构,大量的短篇歌词,都由三段式构成,以此基础为“骨架”,自然发展成为长篇叙事作品,因此三段式是彝族古歌短篇结构的标准。同时,有突破性之作,多段式,或四章叠章若干句,或六章、八章、九章等叠章。长篇叙事诗,通常有数千句乃至上万句之多,由数十个乃至数百个三段式组成。作品具备环境描写、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要素。在艺术手法上,以叙事为主线,赋、比、兴交替使用,与中国历史上《诗经》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所述,是有关彝族古歌“咪古”的通常映象,不是概述和导论,在细读作品的过程中,读者会有更深刻的感悟。

李平凡

2009年5月

目录

开天辟地

- 开天与辟地 (3)
- 天地的起源 (8)
- 九把金锁 (43)
- 一重天的开辟 (68)
- 二重天的开辟 (70)
- 三重天的开辟 (72)
- 四重天的开辟 (75)
- 五重天的开辟 (77)
- 六重天的开辟 (80)
- 七重天和地的开辟 (84)
- 八重天和山的出现 (91)

九重天的开辟

九重天的开辟 (96)

牵线织天地

牵线织天地 (101)

补天连地

补天连地 (107)

修天补地

修天补地 (115)

修造日月

修造日月 (120)

叙日月谱

叙日月谱 (122)

造云造星斗

造云造星斗 (125)

九把天锁

九把天锁 (127)

锁天锁地

锁天锁地 (133)

叙锁日锁月

叙锁日锁月 (137)

叙云锁星锁

叙云锁星锁 (142)

雾门的银锁

雾门的银锁 (146)

开天锁地锁

开天锁地锁 (151)

开日锁月锁

开日锁月锁 (155)

输必攷根由	(159)
洗涤月亮	(164)
开天地道路	(167)
开宇宙的门	(173)
叙宇宙本源	(177)
日月形象纪	(183)
乾坤产生的时间	(187)
划定天地界	(190)

人类起源

天地与人类	(195)
人类形成	(229)
人类的产生	(235)

米阿媚时代的人

米阿媚时代的人 (242)

羊头青人根

羊头青人根 (244)

鸡冠黄人根

鸡冠黄人根 (246)

猪毛黑人根

猪毛黑人根 (248)

九掐脸白人

九掐脸白人 (250)

尼能九只脚

尼能九只脚 (252)

什勺六只手

什勺六只手 (254)

蛇身人首的根由

蛇身人首的根由 (257)

人死的由来

人死的由来 (261)

建桥制缆

建桥制缆 (273)

渡船记

渡船记 (275)

造屋记

造屋记 (278)

织布记

织布记 (281)

纺丝织绸

纺丝织绸 (283)